



以優異表現告慰母親

【本報訊】綜合新華社、中新社北京十五日消息：15日在京奧女子舉重75公斤級賽上，奪冠的河北姑娘曹磊哭了。不是因為激動，而是對不久去世的母親的懷念。在最後一舉衝擊世界挺舉紀錄時，她失敗了，原因不是她沒有這個實力，而是那一刻，她分神了，「當時我有些分神，因為我忽然想到了我剛去世不久的母親。」

曹磊得知母親過世的噩耗是在舉重隊名單公布之後。當時她的爸爸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舉重隊，至於不告訴曹磊，這個北方男人說：「隊裡決定。」

頂住悲慟上戰場

中國女隊總教練馬文輝為此想了又想，這個山東



▲曹磊知道自己穩奪金牌後，第一時間飛身撲向教練馬文輝，感謝恩師（新華社）

漢子動情地說：「我的母親已經83歲了。每次打電話她總是問：『你在哪啊』、『什麼時候回來啊』，我們的父母都不願意耽誤孩子的工作事業。但這個消息，我想來想去還是要告訴曹磊。」

馬文輝賽後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：「我自己也有母親，能理解她的心情。但我決定告訴她時就知道，她有這個承受能力。」

曹磊當時就哭了。但她沒有一直沉浸在悲傷裡，因為她還記得馬文輝的另一句話，「這個時候只有好好練，才能回報自己的母親」。對於已經去世的母親，曹磊要用奧運會上的優異表現來告慰她的在天之靈。

思親分心淚如雨

這名24歲姑娘是深藏著巨大悲痛走上舉重台的。奪冠、破奧運會紀錄，一直到最後一舉衝擊世界紀錄失敗，都沒有人知道她當時的心情。她挑戰挺舉世界紀錄失敗，但159公斤的重量對曹磊來說本應不是問題，中國舉重隊領隊馬文廣賽後告訴中新社記者，曹磊在平時訓練時會舉起過這一重量，所以賽後在混合區接受採訪時，有記者問及她最後一舉為何失敗，這個堅強的姑娘忽然大哭起來：「當時我有些分神，因為我忽然想到了我剛去世不久的母親。」

其後，在新聞發布會上，面對記者的提問，曹磊舉起胸前的金牌，說：「這塊金牌我要獻給祖國人民和我的母親。」是的，她是要把這塊汗水和淚水換來的金牌，告慰母親在天之靈。



▲小曹磊和母親的珍貴合照（網絡圖片）

▲曹磊在抓舉中，將120、125、128公斤的槓鈴把成功舉起，在本屆奧運會被封「舉重皇后」（美聯社）

曹磊

說行就行堅持到底

【本報訊】中新社北京十五日消息：在中國舉重隊領隊馬文廣的眼裡，曹磊是一個對舉重「着了迷」的小姑娘。

很小的時候，曹磊就離開家鄉河北秦皇島，前往黑龍江大慶體校練習舉重。「十幾年來背井離鄉，堅持練習舉重。她對舉重的熱愛，簡直到了癡迷的地步。」馬說。

曹磊的姐姐曹晶認為，妹妹走上舉重之路，是繼承了父親的基因。她透露，曹磊的父親年輕時曾經是錦州鐵路局的舉重和摔跤隊員，力氣很大。

曹磊的父親曾經問她，練舉重很辛苦，能不能堅持？曹磊就用了一個字回答——「行」。

為了這個「行」字，曹磊堅持了十餘年，終於換來一面奧運會金牌。

「兩天兩夜餓得值」

【本報訊】中新社北京十五日消息：餓了兩日兩夜，終於得償所願。正是憑藉體重的優勢，侏族小伙子陸永舉起了中國舉重隊在北京奧運會上的第8枚金牌。

金牌與銀牌之間，整整差了280克。這280克，不是杠鈴的重量，而是身體的份量。

15日晚，小將陸永在京奧男子舉重85公斤級比賽中，以394公斤的總成績奪冠。白俄羅斯名將安德烈·雷巴科夫的總成績同為394公斤，但因體重較陸永重280克而獲得亞軍。

憑體輕280克勝對手

「這兩天兩夜，餓得值！」陸永賽後告訴中新社記者。他透露，自本月9日陳燧霞摘下中國舉重團首金之後，他就幾乎「睡不着，吃不香」。一直盼着15日舉起金牌圓夢。

陸永參加的男子舉重85公斤級較量，處於中國舉重的弱勢地帶，中國選手還從未在這級別拿過奧運冠軍。陸永奪冠，改寫了這一紀錄，算是開闢了中國舉重的一片新天地。

「我知道，這是中國舉重在中、大級別的歷史性突破。我舉起了世界紀錄，就證明：中國人可以在男子中、大級別做得很好，同樣可以拿金牌。」

奪冠之路並不順利

白俄羅斯名將雷巴科夫在抓舉較量中獨佔鰲頭，他分別在第一把和第三把舉起了180公斤、185公斤。陸永稍遜一籌，他首把舉起了175公斤，第二把舉起了180公斤，第三把衝擊183公斤失敗。

挺舉較量中，雷巴科夫率先以394公斤的總成績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。陸永衝擊214公斤，以確保金牌。陸雖然將杠鈴舉過頭頂，但裁判卻認為失敗。第二把，陸永再戰214公斤，他穩穩地將杠鈴舉起，直至燈亮起仍不肯放下。

「第二把被判失敗，我沒有多想什麼。只是考慮如何在第三把舉起214公斤。」陸說。

陸永透露，他原本以為奪冠之路會輕鬆一些，因為他在平時訓練時舉起的重量足以保證奪冠。「我現在最想做的是睡覺。這兩天，困壞了。」陸永笑了，不見一絲疲憊。



▲陸永在北京奧運會舉重男子85公斤級決賽中以394公斤的總成績獲得金牌（新華社）



陸永

愛打籃球崇拜姚明

【本報訊】陸永一舉奪冠，遠在故鄉廣西三江縣的家人唱起了山歌慶祝。

三江縣是廣西唯一的侗族縣。陸永的父親陸啓玉說，兒子唱歌不好，連傳統的山歌也不會，「陸永小時候喜歡打籃球，而且打得有模有樣。」陸永在小朋友中打的是中鋒。

陸永只好看球賽，慢慢地，他成了姚明的球迷。在訓練和比賽的空檔，陸永常找人陪他一起打羽毛球。

閒暇之餘，聽音樂喝茶是他最大愛好，因為從小性格就比較內向，陸永在訓練場下比較安靜，教練和隊友對這個「乖乖虎」非常喜愛，也使得陸永在隊中人緣極好。

搶新聞是「強者的遊戲」

參與奧運會的很多人自開幕式那天起，便從「正常班」變成了「三班倒」，他們當中有各場館的安保人員，有各種班車的司機和調度員，還有數以萬計的義工。在記者較為集中的奧運主新聞中心，這裡也是沒白天沒黑夜。記者工作間24小時燈火通明，時時刻刻都有人在趕稿、發照片或做電話連線報導，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，北京的夜晚可能正是他們本國的早晨。

每天上下幾百級台階

為了方便記者工作，主新聞中心和每個場館都設有免費的儲物櫃，供記者存放器材。不論是攝影記者還是文字記者，都可將比較沉重的器材暫時存放在自己所屬區域內的儲物櫃中，避免每天攜帶這些器材返回下榻的

酒店或媒體村，也可免除多次安檢的麻煩，因為接送記者從主新聞中心去場館的班車中途不開門，所以記者可以免檢進入場館。但是，因為有太多記者使用，開賽沒幾天，主新聞中心的幾百個儲物櫃便已全部「告罄」。

其實，文字記者每天的「運動量」也不小，因為他們每天也常常要上下幾百級台階。在很多場館，文字記者的工作席都「高高在上」，要觀看比賽就要爬樓梯。一旦比賽結束，記者又要迅速跑到最下面一層的「混合區」，採訪準備離場的運動員。

如果要報道下一場比賽，記者還必須迅速返回高處的記者席。遇到羽毛球、乒乓球、劍擊等同時進行多場比賽的項目，每場比賽的結束時間都不同，記者便只好這樣跑上跑下，否則就難免顧此失彼。一天下來，真不知要跑上多少次，身子骨弱了還真頂不住。

國家游泳館「水立方」的情況好一些，因為泳池內只能進行一場比賽。有很多記者特別是必須報道每場比賽結果的通訊社或網站記者，於是他們就長時間站在混合區看電視直播，然後逐一採訪離場的運動員。

身在現場無法看比賽

這些記者雖然身在水立方內，卻因工作需要而無法在台上欣賞世界最高水平的比賽，無法見證自己最喜歡的運動員獲得金牌或打破世界紀錄的美妙時刻。對此，他們恐怕也難免心存小小的遺憾吧。

大型傳媒機構可以派很多記者「出戰奧運會」，但一般的報紙雜誌只能拿到兩三張記者證，很多媒體甚至只有一人孤軍奮戰，這對記者的體力要求就更高了。每天轉場報道不同的賽事，然後再發稿、傳照片，工作時間相當長。幾天下來，很多人已經嚴重睡眠不足，一名西方記者早上9時多便坐在主新聞中心內的休息區睡着了，可見上了點年紀的人要幹這樣的「體力活兒」還真不容易。【本報北京十五日電】

奧運漫筆

本報特約記者 張少威

